

# 中国国家安全体系的演进与发展： 基于层次结构的分析<sup>\*</sup>

钟开斌

**[摘要]** 国家安全体系是一个由国家安全问题相关因素构成的具有特定功能的有机整体。从层次结构来看，国家安全体系已发展成为包括面向社会公众的公共安全、面向主权实体的国家安全、面向国际社会的世界安全三层结构在内的综合系统。运用“公共安全-国家安全-世界安全”三层结构分析框架研究发现，自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的国家安全体系先后经历了基于传统国家安全的单层结构、国家安全向公共安全“下沉”和世界安全“上移”的过渡型结构、基于总体国家安全的三层结构的演化过程，最终形成了以总体国家安全观为指导，公共安全、国家安全、世界安全相互交融、相互补充、相互促进的多层次复合型国家安全体系。

**[关键词]** 国家安全；公共安全；世界安全；总体国家安全观；层次结构

**[中图分类号]** D03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6-0863 (2018) 05-0102-06

## 一、引言

国家安全体系是指由与国家安全问题有关的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相互制约的若干个因素结合而成的具有特定功能的有机整体。随着国内外安全环境的变化国家安全体系的内容和层次也会发生变化。

2014年4月15日，习近平总书记提出总体国家安全观。2015年，中国制定了《国家安全法》。2017年，中共十九大报告把“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列为构成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十四条基本方略之一。

随着总体国家安全观的提出，如何准确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国家安全的内涵与外延，科学认识各领域、各层次国家安全之间的关系，特别是公共安全(社会安全、社会治安)、国家安全、世界安全等不同层次国家安全之间的逻辑关系，全面推进国家安全体系建设，是当前需要研究的一项重大课题。有学者指出：“国家安全与公共安全的界限不仅模糊，而且存在着巨大重合度。”在总体国家安全视野下，国家安全是一个比公共安全更高层次的概念，社会安全属于国家安全与公共安全相交叉的一个领域。<sup>[1]</sup>2015年的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两次同时提到“国家安全和公共安

全”。有学者认为，中国下一代公共安全体系既要与国家安全治理体系进行整合，也要保持相对独立性。<sup>[2]</sup>还有学者认为，在“国家-社会”体系治理框架内，“国家安全”与“社会治安”是一对以“人”的本体安全为统一基础的一体两面、共谋同行、转化同构的范畴。<sup>[3]</sup>

本文采取层次结构分析法构建了一个“公共安全-国家安全-世界安全”三层结构分析框架，来考察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国家安全体系的演进过程，明确新时代以总体国家安全观为统领的各层次国家安全的功能定位、发展路径及其相互关系。

## 二、研究框架：“公共安全-国家安全-世界安全”层次结构分析法

根据不同的标准，国家安全体系可以划分为不同的类型。<sup>[4]</sup>本文基于层次结构，把国家安全体系自下而上分为面向社会公众的公共安全、面向主权实体的国家安全、面向国际社会的世界安全三个不同的层次，建立“公共安全-国家安全-世界安全”三层结构分析法。

### (一) 国家安全体系三层结构的提出

传统的国家安全以民族国家为主体，以政治安全和军事安全为主要内容，以确保国家生存为基本目标。<sup>[5]</sup>

<sup>\*</sup> 项目基金：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基于‘情景-应对’的城市综合风险治理体系研究”(编号：17BZZ038)；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应急管理项目“‘十三五’期间我国社会安全风险治理研究”(编号：71642005)

作者：钟开斌，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应急管理教研部教授、清华大学中国应急管理研究基地兼职研究员，北京 100089

在传统国家安全观看来,国家安全问题主要是军事问题,国家安全就是因外部强国控制和侵略危险所引发的主权安全。不过,自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随着国内外安全环境和历史背景的变化,人们对国家安全的认知开始从传统的“政治安全-军事安全”二元化定义走向“非传统的无穷尽”;非传统安全在国家安全领域中的重要性不断凸显,国家安全概念的外延在不断拓展,甚至成为“一种永远无法穷尽安全外延的安全观”。<sup>[6]</sup>

在此发展过程中,国家安全的层次结构呈现出“下沉”和“上移”两种趋势。一是国家安全“下沉”至公共安全,即国家安全日益超出纯粹的军事领域,向公共安全领域扩展。“安全增加了新内容。国家会很少生存不下去,多数国家的人民除生存外在其他方面也希望感到安全。除了保证国家疆界范围内的有形存在外,大多数现代国家安全政策还要确保经济繁荣、民族自治以及政治稳定。”<sup>[7]</sup>与传统国家安全强调作为主权实体的国家的安全不同,公共安全淡化了国家的主体性,强调了“人的安全”在国家安全中的重要性。<sup>[8]</sup>二是国家安全“上移”至世界安全。冷战结束后,国际局势发生巨变,全球进入相互依存的多极化时代。一方面,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和信息技术的突飞猛进,世界各国相互之间的联系不断加深,在事关人类生存发展的重大问题上有着广泛的共同利益。另一方面,人类所面临的环境恶化、国际恐怖主义、跨国犯罪、重大传染病、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等全球性非军事威胁具有跨国性和溢散性,需要国际社会通过合作来共同解决。作为全球巨变的主要方面,多极化时代的安全观出现了与传统安全观截然不同的时代特点,安全观的外延从国家安全扩展至世界安全。<sup>[9]</sup>

### (二) 国家安全体系三层结构的主要内容

面对国家安全层次结构的变化,需要统筹社会、国家、世界三个不同层次,自下而上整合面向社会公众的公共安全、面向主权实体的国家安全、面向国际社会的世界安全,形成多层次新型国家安全体系。每一层次的安全都以其他层次的安全为前提,这三者之间相互影响;安全研究需要运用系统方法,从个体、国家、国际系统三个层面来理解安全问题。<sup>[10]</sup>

作为多层次新型国家安全体系的不同层次,面向社会公众的公共安全、面向主权实体的国家安全、面向国际社会的世界安全具有不同的指涉对象、目标取向和实现手段(见表 1)。

表 1 新型国家安全体系的三层结构比较

层级结构	指涉对象	主要内容	基本目标	实现手段
公共安全 (下层)	社会 公众	公众的生命 财产安全	维护公众生命财产 安全、社会和谐稳定	行政手段、 经济手段和 法律手段
国家安全 (中层)	主权 实体	国家的政治 安全和军事 安全	确保国家生存与发 展,对外平等交往、 对内有效治理	军事手段和 外交手段
世界安全 (上层)	国际 社会	人类命运共 体和全球 的安全	缓解国际矛盾冲突, 维护世界和平与人 类安全	国际交流 合作

面向社会公众的公共安全是指不特定多人的生命、健康或者大量公私财产安全。公共安全的直接保障对象是社会公众,目的是维护公众生命财产安全,促进社会和谐稳定,保障民众安居乐业。公共安全面临的威胁主要是自然灾害、事故灾难、公共卫生事件、社会安全事件等各级各类突发事件,这些突发事件会造成人员伤亡、经济损失、环境破坏和社会影响。在日益开放的当今社会,公共安全可能会对一国的国家安全甚至世界安全产生重大威胁。例如,兰德公司 2003 年发布的研究报告指出,传染病已取代来自敌对国家直接的军事威胁,成为国际社会和世界各国面临的国家安全挑战。<sup>[11]</sup>维护公共安全的主要手段,包括行政手段、经济手段(如购买保险进行风险转移)、法律手段等。

面向主权实体的国家安全主要是指政治安全、军事安全等传统安全。与传统国家观基于政治-地理视角来理解国家相对应,传统国家安全被界定为政治-地理上的安全,军事手段被认为是维护国家安全最重要甚至是唯一的手段。<sup>[12]</sup>国家安全的直接保障对象是作为主权实体的民族国家,目的是保证国家作为国际社会中的主权实体能够独立存在、正常发展,对外平等交往、对内有效治理。国家安全以政治安全为根本,以国家利益至上为准则——政治安全的核心是政权安全和制度安全,国家利益最重要的是领土完整、主权独立、生存权等核心利益。

面向国际社会的世界安全是指由多个国际行为主体所组成的国际社会处于相对没有危险和不受威胁的状态。世界安全涵盖由各国共同构成的国与国之间复杂的多边安全以及作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整个世界的共同安全。旨在推动多国乃至全球协同应对各种国际威胁,调解国际争端,缓解国家间的矛盾冲突,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的世界。维护世界安全的主要手段,是坚持共商共建共享,加强国际交流合作。世界安全观认为:在相互依赖的世界里,国际合作是必要和有益的,各个行为体间的合作是一种“正和”(positive-sum)关系;随着国内事务的国际化,传统的主权观念难以适应国际合作深入发展的要求。<sup>[13]</sup>

### (三) 国家安全体系三层结构的互动

三层结构新型国家安全体系呈现“内核-边层”的特点:面向主权实体的国家安全位于中层,是国家安全体系的内核;面向社会公众的公共安全和面向国际社会的世界安全分别位于下层和上层,是国家安全体系的边层(见图 1)。不同层次的国家安全问题可能相互叠加、相互影响、相互转化,呈现出错综复杂的复合型安全后果。<sup>[14]</sup>多层次新型国家安全体系所覆盖的范畴,包括整个传统国家安全领域以及部分公共安全领域和部分世界安全领域。

“在非传统国家安全问题日益凸显的今天,传统国家安全问题并没有消失,而是与非传统国家安全问题同时存在、相互交叉、相互影响、相互作用。”<sup>[15]</sup>尽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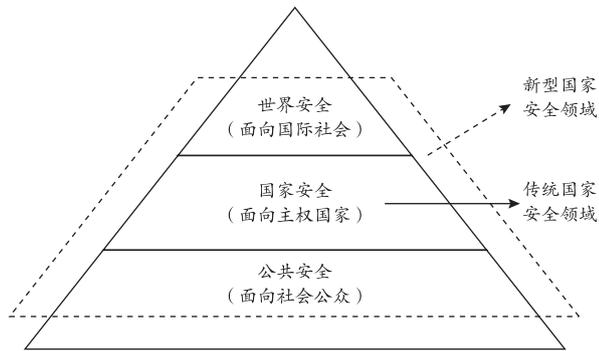


图1 国家安全体系的层级结构变化

国家安全的领域大大扩展,但在由主权国家组成的当今世界,以军事安全和政治安全为主要内容,以确保国家生存为基本目标的传统国家安全仍处在多层次新型国家安全体系的内核位置。“在某种意义上,所有的安全事务都属于政治范畴。……因此,某种意义上,社会、经济、环境和军事安全在真正意义上是‘政治-社会安全’,‘政治-经济安全’等等,诸如此类。”<sup>[16]</sup>因此,加强国防和军队建设,捍卫国家主权、领土完整,防止外来侵略、颠覆,仍是当今国家安全工作非常重要的任务。

面向社会公众的公共安全处在多层次新型国家安全体系的下层。虽然小规模的地方性公共安全事件通常不足以对国家安全和世界安全构成威胁,但公共安全与国家、世界安全存在密切联系。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国家安全和全球安全问题“社会化”,即国家安全和全球安全问题危及公共安全,如战争会对交战双方的民众生命财产、社会安全稳定产生危害。二是公共安全问题“国家化”和“国际化”。有些公共安全问题可能本身会对国家安全和世界安全构成直接或间接威胁,或由地方性安全问题升级为国家安全问题乃至全球安全问题。以烈性传染病为例,当一个地方的疫情仅是一个地方性事件,并不扩散也不构成对于其他地区公众生命安全的威胁,则此类疫情仅仅是“地方的公共卫生”;当地方性疫情突破地理藩篱,形成跨地方的疫情或直接形成对国家安全的威胁时,“地方的公共卫生”就有可能进入中央的视野,转化为“国家的公共卫生”甚至是“全球的公共卫生”。<sup>[17]</sup>

面向国际社会的世界安全处在多层次新型国家安全体系的上层。“纵观冷战后国际安全形势的发展演变,国际安全问题国内化与国内安全问题国际化的情况日益凸显,对于世界各个国家的国家安全构成了严峻挑战。”<sup>[18]</sup>同样,虽然有些世界安全问题不会直接对一国的国家安全构成威胁,但世界安全与公共安全、国家安全之间存在密切联系。这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公共安全问题和国家安全问题“国际化”、“全球化”,即源于某个国家的公共安全问题和国家安全问题对国际安全造成威胁。例如,2008年源于美国次贷危机的

全球金融危机,不仅对世界各国的经济造成重大影响,而且成为引发西亚北非政局大动荡的重要导火索。二是国际安全问题“国内化”、“社会化”,即国际安全问题对其他国家的公共安全和国家安全造成威胁。例如,2010年底爆发阿拉伯之春后,数量激增的难民或经济移民进入欧盟国家寻求居留而产生的移民潮,在一些欧洲国家引发了严重的社会危机。

### 三、“下沉”与“上移”:中国国家安全体系层次结构的演进

新中国成立至今中国面临的国家安全环境发生了复杂而深刻的变化,国家安全的内涵和外延变得更加丰富,国家安全体系的层次结构变得更加复杂。根据“公共安全-国家安全-世界安全”三层结构分析法,中国国家安全体系的层次结构先后经历了基于传统国家安全的单层结构、国家安全向公共安全“下沉”和世界安全“上移”的过渡型结构、基于总体国家安全的三层复合型结构的演化过程,最终形成了以总体国家安全观为指导,公共安全、国家安全、世界安全相互交融、相互补充、相互促进的多层次复合型国家安全体系。

#### (一) 单层结构:基于传统国家安全

新中国成立后至20世纪80年代末,中国对国家安全认识主要局限于传统国家安全问题,把国家安全置于军事问题中并在很大程度上等同于军事问题。这个阶段的中国国家安全体系以国家为中心,以传统国家安全观为指导,以确保国家生存和发展为基本目标,是一种主要面向传统国家安全的单层结构。

“作为国家发展和社会稳定的基本利益及前提,国家安全问题伴随着国家的诞生和发展而产生并演变,引起人们的普遍关注。”<sup>[19]</sup>新中国成立后,受美苏冷战的背景影响,中国面临着严峻的外部军事威胁,保卫新生政权、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成为当时国家安全的首要任务。毛泽东宣布“不允许任何帝国主义者再来侵略我们的国土”,号召“提高警惕,保卫祖国”。<sup>[20]</sup>他把建立强大的国防军和强大的经济力量作为摆在中国人民面前的两件大事,强调“为建设强大的国防军而奋斗”。<sup>[21]</sup>中国进行了抗美援朝战争、多次对外国侵略者的自卫反击作战,平息分裂主义者的武装叛乱。在此期间,中国积极支援非洲等第三世界国家建设,在国际关系中提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

在1983年之前,中国官方一直未明确使用“国家安全”一词,而是强调“要准备打仗”、“保卫祖国”、“加强战备”等,来维护与保障“(我们)国家的安全”、“我国(的)安全”、“祖国的安全”、“边境的安全”。1983年,“国家安全”一词首次在中国官方文件中(当年的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1986年首次出现在中共中央文件中(当年9月中共十二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

在此阶段,中国国家安全的基本目标是确保国家主权与生存,其根本手段是加强国防和军队建设。与

之相对应,在当时的中国党政官方文件中,国家安全相关内容主要被放在报告的“军队建设”部分。例如,1992年中共十四大报告对国家安全的论述,所有涉及“安全”、“国家安全”的内容都被放在“军队建设”部分,强调“要继续加强人民武装警察部队和公安、安全等部门的建设,更加有力地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

### (二) 过渡型结构:国家安全“下沉”和“上移”

进入20世纪90年代,中国面临的国内外安全环境发生了重大变化——在国内,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和和经济建设的快速发展,各种深层次的矛盾和问题逐渐显现,内部安全问题日益凸显;在国际上,随着两大阵营解体和冷战结束,和平与发展成为世界主流,中国日益融入世界,国际安全问题对中国国内的影响不断增强。基于对国内外形势变化的判断,中国开始改变以往以外部安全为主的传统国家安全思维,推动国家安全体系由传统国家安全向公共安全大幅“下沉”和向国际安全小幅“上移”,从而大大拓展了国家安全的内涵与外延,形成了过渡型国家安全结构。

在向国际安全“上移”方面,针对复杂多变的地区安全环境,中国从1996年开始逐步提出并形成以“互信、互利、平等、协作”为核心的“新安全观”,并确立为中国解决国际安全问题的核心理念。2001年,江泽民指出:“各国的事情应由本国政府和人民决定,世界上的事情应由各国政府和人民平等协商,反对一切形式的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国际社会应树立以互信、互利、平等、协作为核心的新安全观,努力营造长期稳定、安全可靠的国际和平环境。”<sup>[22]</sup>2002年,中国发布了《中国关于新安全观的立场文件》,强调“超越单方面安全范畴,以互利合作寻求共同安全”。2001年12月,中国正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标志着中国对外开放事业发展到了新的阶段。在国际交往更加频繁的情况下,中国也在思考如何更好地评估国际问题“国内化”和国内问题“国际化”的可能性及其带来的影响。

总体而言,在这个时期,国家安全体系向世界安全“上移”的幅度较小;与之相比,更大的变化出现在向公共安全大幅“下沉”。自20世纪80年代末开始,在传统国家安全问题继续得到重视的同时,社会稳定、经济安全等非传统领域的公共安全问题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邓小平认为,国家安全不仅是军事和政治安全问题,也包括经济、科技、社会等安全问题。他强调:“中国的问题,压倒一切的是需要稳定。没有稳定的环境,什么都搞不成,已经取得的成果也会失掉。”<sup>[23]</sup>进入21世纪,随着传统安全威胁和非传统安全威胁因素相互交织,中国越来越多地超出军事威胁等传统安全领域,开始频繁提及包括非传统安全问题在内、以内部安全为主的各方面的国家安全问题。2002年的中共十六大报告,把“安全”和“国家安全”分布在包括经济、政

治、对外开放等在内的报告的不同部分。

2003年上半年突如其来的“非典”疫情,由地方性问题升级为全国性安全问题进而成为世界性安全问题,凸显了公共安全问题“国家化”和“国际化”后可能产生的重大影响。<sup>[24]</sup>此后,中国开始把公共安全问题全面纳入国家安全范畴,在国家安全思维上初步体现出内部安全与外部安全兼顾的特点。在2004年中共十六届四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和2006年中共十六届六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等官方文件中,“国家安全”越来越广泛地被用到政治安全、经济安全、文化安全、信息安全等领域。2007年的中共十七大报告,首次把对国家安全整体论述放在“加快推进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部分的“完善社会管理,维护社会安定团结”中,改变了以往放在军队国防建设或国际关系和对外政策部分的做法。“国家安全问题在报告中的位置变化,说明中共中央认为当前中国国家安全重点问题既不在外部,也不是军事问题,而是国内存在的各种社会矛盾和社会问题以及如何有效化解这些社会矛盾和社会问题。”<sup>[25]</sup>2012年的中共十八大报告继承了十七大报告的做法,把对国家安全的集中论述置于“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部分,同时把信息安全、生态安全、能源安全等非传统安全问题纳入国家安全范畴。

### (三) 三层结构:基于总体国家安全

2012年中共十八大之后,随着国家安全形势的发展,中国对国家安全的重视程度前所未有的。中国官方强调要健全公共安全体系、构建普遍安全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并提出总体国家安全观,构建集各种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于一体的国家安全体系。这个阶段以总体国家安全观为指导的国家安全体系,是一个公共安全、国家安全、世界安全相互交融的三层结构。

随着公共安全问题的威胁与日俱增,国家安全体系进一步“下沉”,公共安全成为国家安全体系的重要内容。2012年,中共十八大提出要加强公共安全体系建设。2013年,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围绕健全公共安全体系,提出食品药品安全、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社会治安防控等方面体制机制改革任务。2014年,中共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加强公共安全立法、推进公共安全法治化的要求。2015年5月29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就健全公共安全体系进行第二十三次集体学习;2017年,中共十九大强调:“树立安全发展理念,弘扬生命至上、安全第一的思想,健全公共安全体系”,“使人民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更有保障、更可持续。”

伴随综合国力、国际地位和影响力的不断提升,中国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在此背景下,中国更加重视世界安全,提出了构建普遍安全的人类命运共同体

的主张,推动国家安全体系进一步“上移”。2012年,中共十八大首次提出“倡导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建立更加平等均衡的新型全球发展伙伴关系”。当年12月,习近平在北京同在华工作的外国专家代表座谈时,首次鲜明地提出了“命运共同体”的思想。2015年9月,习近平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发表题为“携手构建合作共赢新伙伴同心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讲话,这是中国最高领导人首次在重大国际组织中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概念并详细阐释核心思想。普遍安全逐渐成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内容。2017年9月,习近平在北京召开的国际刑警组织第八十六届全体大会开幕式上,明确提出构建普遍安全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四点主张”。当年10月,中共十九大报告把“坚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列为构成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十四条基本方略之一,提出“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当年12月,习近平在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高层对话会上的主旨讲话中,再次提出“努力建设一个远离恐惧、普遍安全的世界”。

为了更好地实现公共安全、国家安全、世界安全之间的有机对接,推进多层次新型国家安全体系建设,中国设立了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作为中共中央关于国家安全工作的决策和议事协调机构,并在2014年4月15日首次提出了总体国家安全观的战略思想。总体国家安全观统筹兼顾公共安全、国家安全、世界安全等不同层次,勾勒出维护国家安全的整体布局,反映了辩证、全面、系统的国家安全理念。2015年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通过的《国家安全战略纲要》、2015年7月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的《国家安全法》、2016年12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审议通过《关于加强国家安全工作的意见》等相关法律法规和政策文件,都强调必须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2017年的中共十九大报告,把“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列为构成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十四条基本方略之一。

#### 四、结语

“从古到今,国家安全一直处于变化发展中,尤其在现代社会,国家安全的发展变化速度进一步加快,呈现出边界扩大化、内容与形式丰富化、问题复杂化的发展趋势。”<sup>[26]</sup>根据“公共安全—国家安全—世界安全”三层结构分析框架,自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的国家安全体系先后经历了基于传统国家安全的单层结构、国家安全向公共安全“下沉”和世界安全“上移”的过渡型结构、基于总体国家安全的三层结构的演化过程,最终形成了以总体国家安全观为指导,公共安全、国家安全、世界安全相互交融、相互补充、相互促进的多层次复合型国家安全体系。当前,需要以总体国家安全观为指导,加强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推进新时代多层次新型国家安全体系建设。

一是研究新时代国家安全的基本规律。随着国际

交流合作不断加深和社会系统日趋复杂,不同安全威胁之间具有相互叠加、耦合和演化的趋势,容易形成“系统性”风险,造成复合型后果。<sup>[27]</sup>习近平指出,当前中国国家安全内涵和外延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要丰富,时空领域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要宽广,内外因素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要复杂。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总体和谐稳定的同时,国家安全形势变得更加错综复杂。要加强对各种类型、各个层次国家安全风险孕育、发生、发展、演变、时空分布等基本规律、致灾机理及不同风险之间关联性的研究,准确把握新时代国家安全形势变化的新特点、新趋势,为有效防范和妥善管控国家安全事件提供科学的理论依据。

二是深化总体国家安全观的理论研究。总体国家安全观打破了以往有关国家安全理念与实践在国际国内、不同领域、不同方面之间的相互区隔和各自局限,把各个领域、各个层次的国家安全放到一个完整系统进行整体谋划和系统设计,“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国家安全理论的重大创新,是新形势下维护和塑造中国特色大国安全的强大思想武器。”<sup>[28]</sup>作为指导国家安全工作的科学理论,总体国家安全观是在实践的基础上提出的,同时也会随着实践的发展不断得到丰富和完善。要加强对总体国家安全观的理论研究,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国家安全价值理念、工作思路和机制路径,形成要素齐全、结构完整、逻辑严密的国家安全科学理论体系,避免概念的虚化和泛化,从而更好地指导国家安全工作。

三是强化国家安全体系的系统研究。“国家安全是一个社会系统,国家安全活动和国家安全工作是一项社会系统工程,因而必须运用系统的观点、原则和方法认识和分析国家安全、国家安全活动,以及各种安全要素之间的关系。”<sup>[29]</sup>要加强对国家安全体系的制度规范、领导体制、运行机制、能力技术、环境文化等各个要素,面向社会公众的公共安全、面向主权实体的国家安全、面向国家社会的世界安全等各个层次,政治安全、国土安全、军事安全、经济安全、文化安全、社会安全、科技安全、网络安全、生态安全、资源安全、核安全、维护海外利益安全等各个领域的专题研究和综合研究,推动形成各层次、各领域、各要素相互交融、相互补充、相互促进,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多层次复合型国家安全体系。①

#### [参考文献]

- [1]王宏伟.总体国家安全观下的公共安全与应急管理[J].社会治理,2015(4).
- [2]张海波.中国总体国家安全观下的安全治理与应急管理[J].中国行政管理,2016(4).
- [3]王均平.“国家—社会”治理框架的治安学基本问

- 题——治安学论域的国家安全与社会治安间关系[J].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6(2).
- [4] 《总体国家安全观干部读本》编委会. 总体国家安全观干部读本[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6. 79-199.
- [5] 任卫东. 传统国家安全观: 界限、设定及其体系[J]. 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学报, 2004(8).
- [6] 何贻纶. 国家安全观刍议[J]. 政治学研究, 2004(3).
- [7] [美] 约瑟夫·奈. 美国定能领导世界吗[M]. 何小东、盖玉云等译. 北京: 军事译文出版社, 1992. 149.
- [8] 崔建树, 阮春良. 从“国家安全”到“人的安全”——论“非传统安全”理念及其局限性[J]. 山东社会科学, 2011(S1).
- [9] 李璜. 多极化时代的安全观: 从国家安全到世界安全[J]. 世界经济与政治, 1998(5).
- [10] Barry Buzan. *People, States and Fear: An Agenda for International Security Studies in the Post-Cold War Era* (2nd edition). Boulder: Lynne Rienner, 1991.
- [11] Jennifer Brower and Peter Chalk. *The Global Threat of New and Reemerging Infectious Diseases: Reconciling U.S. National Security and Public Health Policy*. Santa Monica, CA: RAND, March 2003.
- [12] 徐晓林, 朱国伟. 国家安全治理体系: 人民本位、综合安全与总体治理[J]. 华中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4(3).
- [13] Michael T. Klare and Daniel C. Thomas (ed.). *World Security: Challenges for a New Century*. New York: S T. Martine's Press (2nd Edition), 1994, p3.
- [14] 姜维清. 交织: 国家安全的第三种威胁[M]. 北京: 世界知识出版社, 2011. 22.
- [15] 刘跃进. 总体国家安全观视野下的传统国家安全问题[J]. 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 2014(6).
- [16] [英] 巴瑞·布赞, [丹] 奥利·维夫, [丹] 迪·怀尔德主编. 新安全论[M], 朱宁译. 杭州: 浙江人民出版社, 2003. 192.
- [17] 曹树基. 国家与地方的公共卫生——以1918年山西肺鼠疫流行为中心[J]. 中国社会科学, 2006(1).
- [18] 赵晓春. 国际安全问题国内化与国内安全问题国际化研究[J]. 国际安全研究, 2013(3).
- [19] 胡洪彬. 中国国家安全问题研究: 历程、演变与趋势[J]. 中国人民大学学报, 2014(4).
- [20] 毛泽东文集(第五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6. 345.
- [21] 建国以来毛泽东军事文稿(上卷)[M]. 北京: 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0. 217-221.
- [22] 江泽民文选(第三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3. 284.
- [23]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6. 284.
- [24] 钟开斌. 政府危机决策——SARS事件研究[M]. 北京: 国家行政学院出版社, 2009. 150.
- [25] 刘跃进. 非传统的国家安全观[J]. 国际安全研究, 2014(6).
- [26] 闪淳昌, 周玲, 沈华. 我国国家安全战略管理体系建设的几点思考[J]. 中国行政管理, 2015(9).
- [27] OECD. *Emerging Systemic Risks in the 21st Century: An Agenda for Action*. Paris: OECD, 2003.
- [28] 钟国安. 以习近平总书记总体国家安全观为指引谱写国家安全新篇章[J]. 求是, 2017(8).
- [29] 刘跃进. 系统安全观及其三层次[J]. 国际关系学院学报, 2001(2).

(责任编辑 尚璇)

## The Evolution and Development of National Security System in China: A Layer Structure Analysis

Zhong Kaibin

[Abstract] The national security system is an integrated whole with specific functions, consisting of related elements of national security issues. It has gradually developed into a three-layer structure, made up of the society-oriented public security, the nation-state-oriented national security, and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oriented world security. Based on the three-layer structure framework of public security, national security and world security, this article examines the evolution of the national security system in China. Three stages of structural development have been identified since the founding of new China in 1949: the single layer structure of the traditional national security, the transitional structure of national security sinking in public security and moving upto world security, the three-layer structure of the overall national security. A new multi-layer structure with public security, national security and world security complementary and mutually reinforcing, guided by the overall national security concept, has been preliminarily formed.

[Keywords] national security, public security, world security, overall national security concept, layer structure

[Author] Zhong Kaibin is Professor at National Institute of Emergency Management, Party School of the Central Committee of C.P.C (Chinese Academy of Governance), Beijing 100089